

秋风凉爽,荷塘菱角成熟,清甜鲜香漫溢水乡。一枚菱角既藏着秋日风物,也盛满烟火乡愁,道尽独属于水乡的秋日温柔。

金秋时节菱角香

□陆 漪



夕阳下,信步走在乡间小道上,生态宜居的乡村田园美景令人心旷神怡。蓦然发现路边的小河里一片绿叶葱葱,碧绿色的叶子挨挨挤挤,覆盖在水面上,原来是久违了的菱叶。景色动人,难免使人触景生情,当年宋代诗人杨万里眼见一池菱花便欣然赋诗《菱沼》:“柄似蟾蜍股样肥,叶如蝴蝶翼相差。蟾蜍翘立蝶飞起,便是菱花著子时。”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菱的水上茎叶特征。沉吟着优美的古诗,我的思绪又穿越了岁月长河,回到那悄然远逝却又记忆犹新的童年时代。

家乡河流纵横交错,水系发达,沟里长满了各种水草,其中就有菱。它们群聚而生,择水而居。春一点头,碧水盈盈的池塘里,红菱便悄悄地从水底冒出,潜滋暗长,开始了它们又一次轰轰烈烈的生命轮回。根根长藤上衍生着许多小棵菱叶,渐渐地菱叶长大了,变成了另一株菱角苗。红菱的生命力极其旺盛,繁殖速度快,似乎转眼间,满池塘里就都是红菱那肥厚的菱盘,织成了一张硕大的绿毯。菱叶下,不时有调皮的小鱼在水下浮动,冒着细微的小水泡,将菱叶摆弄得左右漂浮。温庭筠在《南湖》诗中就描写了如此清新秀美的景色,“湖上微风入槛凉,翻翻菱荇满回塘。野艇岸隈春草,水鸟带波飞夕阳。”

菱,属菱科,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,产于中国,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种植历史。《离骚》曰:“制芰荷以为衣兮,集芙蓉以为裳。”《尔雅义疏》云:“菱,今水中菱。”《嘉泰会稽志》载:“楚谓之菱,秦谓之解后,越

人谓小者为刺菱,大者曰腰菱,四角三角曰菱。”菱角品种繁多,以颜色分有青菱、红菱、紫菱、乌菱等;从角数分则有四角菱、三角菱、两角菱、无角菱等。菱很有个性,它在夏季的夜里开花,白天闭合。花小色白,开得颇为灿烂。在月白风清的夜晚,只见洁白的菱花被绿叶衬托着,静静伫立在清水中。轻风拂过,花儿在月光下浮动,飘来了似有若无的淡淡清香。

菱花谢了便沉入水中孕育果实,初秋开始结角成熟。民谚云:清明种菱,立秋收嫩菱,秋分霜降收老菱。菱角果实为坚果,垂生于密叶之下的水中,须全株拿起来倒翻,才能采摘,又称“水中落花生”。采菱在许多文人笔下是一件浪漫美好的事情,白居易的《看采菱》写道:“菱池如镜净无波,白点花稀青角多。时唱一声新水调,漫人道是采菱歌。”诗人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和对农人的赞叹。李白有一首《秋浦歌》描写的是夜色里的江南水乡,两情缱绻的青年男女踏歌采菱的浪漫情景。诗中写道:“渌水净素月,月明白鹭飞,郎听采菱女,一道夜歌归。”南宋理学家朱熹的《采菱舟》:“湖平秋水碧,桂棹木兰舟。一曲菱歌晚,惊飞欲下鸥。”动静结合,写得那么美妙。

采菱,看似浪漫实则艰辛,它是个技术活,且不说这三伏天有多晒,采菱人既要掌握平衡,稳住那个乘坐的水盆,又不能碰断菱茎,手中还要忙着采摘,如果不小心就会人仰盆翻,白费功夫。童年时,我也曾跟着大人去采摘,好几次差点掉进河里。

食 味

食椿芽

□白建平

盐提味,热油下锅,“滋啦”一声,香气瞬间炸开。蛋香裹着椿香,软嫩的蛋饼间嵌着碧绿碎芽,入口鲜爽回甘,一口便把整个春天吃进嘴里。这道菜朴素至极,却是南北餐桌共通的春味,简单却最见本真。

文人偏爱香椿拌豆腐。白瓷碗里,嫩豆腐如玉,椿芽如翠,淋几滴香油,撒一撮细盐,清清爽爽,素净雅致。汪曾祺先生写这道菜,赞其“一箸入口,三春不忘。”嫩豆腐的滑、椿芽的脆、香油的润,三者相合,清

中国人食用菱角历史悠久,古时人们多用它代替粮食。宋代苏颂谓:“江淮及山东人暴其实以为米,代粮。”我母亲当年种植红菱,除了采摘后卖掉一些贴补家用外,剩下的都给我们当零食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菱角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美味的享受,更是果腹的感动。菱角既可生吃,也可熟食。采摘下来的菱角用清水洗净后,用嘴将它咬开,菱肉雪白,那种水灵灵、脆生生、甜丝丝的感觉令人唇齿生香。煮熟的菱角另有一番风味,口感香糯甘甜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:“新出之栗,烂煮之,有松子仁香……新菱亦然。”老菱熟食,有栗子的口感,有松子仁的香气。当菱肉与猪肉邂逅,更是让人垂涎欲滴,菱肉吸饱了肉汁,猪肉变得香而不油,两者完美融合,让人频频举箸,往往是菱肉吃完了,猪肉都剩下了。

菱角不仅是美果佳蔬,而且“药食同功”,它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糖类及多种氨基酸、维生素和钙、磷、铁等营养物质,被视为养生之果和进补佳品。中医认为:菱角味甘性凉,菱角生食能消暑解热、除烦止渴;熟食则益气健脾,祛痰强身。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里称菱角有“养神强志,除百病,益精气,耳目聪明,轻身耐老”的功效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,食用菱角能“补脾胃,强股膝,健力益气”。

“漾漾泛菱荷,澄澄映葭苇。”菱角,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赠,历经千年依旧不离不弃,在那清贫岁月里把曾经最平淡的日子梳理成诗意的风景,沉淀在我的记忆深处,历久弥香,愈久愈醇。

淡中藏着悠长余味,最合春日清补之意。

若想尝鲜过瘾,炸香椿鱼不可错过。椿芽裹上薄面糊,入油锅炸至金黄酥脆,形似小魚,外酥里嫩,香得人停不下筷子。咬开酥脆外壳,内里椿芽依旧鲜嫩,香气更浓,是春日里最解馋的小食。还有腌椿芽、椿芽拌面、椿芽炒腊肉,每一种做法,都把椿芽的独有的鲜香尽数释放。

椿芽不仅是时令美味,更藏着烟火温情。老家院里的香椿树,每年春天,长辈踮脚摘下最嫩的芽,洗净焯水,变着花样做给家人吃。一盘椿芽上桌,热气氤氲,香气满室,是童年最暖的春日记忆。如今身在他乡,每到春天,总要寻一把椿芽下厨,尝的是鲜,念的是家。

文 苑

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、工作。城市里没有农家小院,更没有青石板上晒酱的缸。超市货架整齐码放着酱油、豆瓣酱,玻璃瓶锃亮,瓶身印着统一的生产日期与保质期。我买过不少,味道刻板规整,咸鲜分得清清楚楚,每一瓶口感别无二致,好似复印机印出的文字。可外婆缸里的酱,年年滋味各不相同:雨水充沛时味道清淡,日照充足时醇厚浓郁,每一年的滋味,都封存着当年的晴雨、蝉鸣,还有外婆蹲在缸边搅酱的背影。

去年小暑,我回乡探望她。老院依旧,青石板上的酱缸却空空如也,缸底积了一层薄灰。外婆坐在堂屋,腿脚早已不便,指着橱柜道,那儿还有两瓶去年晒好的酱,临走带上。普通玻璃罐头瓶盛着酱汁,色泽沉暗,仿佛封存了一整片旧时光。

我拧开瓶盖闻了闻,那咸香扑上来的瞬间,耳边似响起阵阵蝉鸣,篱笆上的牵牛花恍若再度盛放,外婆坐在缸边搅酱的模样清晰浮现在眼前。原来有些味道,是不怕封存的。它藏在酱缸最深处,也藏在记忆最深处,待到某个小暑,一阵清风拂过,便从岁月里漫涌而出,稠稠、厚厚的,怎么也化不开。

游 迹

一座山的印记

□张春燕

我的案头,有微缩版的山水双面画,一面是黄褐色、灵秀的小山,山巅飘逸的云彩,山间潺潺的小溪,山中蜿蜒曲折的小道,还有山下流淌的大江,清晰可辨。另一面,山的色彩更丰富,虽然主色调依然是黄褐色,但有一部分山体是黑色或深褐色的,似远古火山爆发、地质变迁的痕迹,还有一条青绿色的山脊线,柔美飘逸。一座古朴的道观掩映于茂林间,青灰的瓦墙和雕有仙鹤的屋脊隐约可见。一条从山顶直达大江的小路,如一座长长的、奇妙的云梯,串联起山上山下,也串联起我对这座山所有的想象、向往与回忆。

其实,这是我从木枋山上捡回来的宝贝——一块重500克左右的鹅卵石。

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武陵镇禹安村的木枋山,是刻印着传奇、飘逸着仙气、萦绕着诗词灵韵的一座山。山很小,方圆约两公里。远远望去,山体形似巨型马槽(古代称作“枋”),登此山,既能纵览大江奔流,欣赏万里江景,又可俯瞰绿岛镶嵌、宛曲有致的美丽江湾。其临江的东南面,是陡峭险峻的绝壁。站在崖边,可见花草摇曳,翠鸟轻掠,江水深幽。

山上,遍地是以黄色为主色调的鹅卵石,那些砌进小路、被包裹在砾岩、土墙中的石头,全都是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卵石。稍有地理常识便知,此地两亿年前曾是汪洋,这些卵石经海水长期搬运、碰撞摩擦,棱角尽数磨去,才有如今圆润温润的模样。查阅地方地质资料佐证,这里古时为海底,后经地壳抬升隆起为山体,完整留存远古海洋卵石层,堪称三峡天然奇宝石宝库。

相传上古汛期,长江上游不时爆发洪水,滔天的浊浪将两岸群山冲垮甚至淹没,唯独这座马槽状的山任凭巨浪冲击,始终屹立不倒。大禹治水途经此地,见“众山漂没,唯此木枋不动”,遂将此命名为木枋山。此地还附会着家喻户晓的典故“一人

得道,鸡犬升天”,相传道教四大天师之一许旌阳(许逊)辞官后隐居山中,修道积德、斩蛟治水,最终携全家四十二口拔宅飞升,留下一段千古道韵传说。

宋嘉祐四年(公元1059年),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三人出川赴京,乘船过木枋山,山奇林茂,道观隐现,给了他们很深的印象。可惜当时船夫并未告知木枋观的历史典故。直到船行至武宁县城(今武陵镇所在地),登岸憩息时,他们才从当地人口中得知,此山竟是许旌阳羽化登仙之地,其棺槨仍在山上,后人将其旧宅改建为道观,这就是受到众多仙师仰慕推崇、被苏氏父子及后世许多文人写进诗文的水枋观。

听闻此言,苏氏父子不禁感叹懊悔,遂约定以《过木枋观》为题,各赋诗一首。如今,苏轼与苏洵的诗成为歌赞木枋山的经典。苏轼诗中描摹山观形貌:“石壁高千尺,微檐远欲无。飞檐如剑寺,古柏似仙都。”末句“许子尝高遁,行舟悔不迂”,直白道出未能登山寻访的遗憾。苏洵则写下“舟中望山上,唯见柏森然”,勾勒出山间古柏繁茂、古观清幽的神秘气韵。

经年累月,朝代更迭,风雨侵蚀,木枋观建筑已不复存在,仅存遗址地基、千年古井和古柏根基。晚清时镌刻的苏轼《过木枋观》诗碑,也已迁移至奉节白帝城保存。

如今,在木枋观旧址上,一根电线塔耸立山巅,成为木枋山新的标志,似在召唤穿梭往来的船只和游客来此歇息,寻踪觅影,观石望江,体验探秘。

摆在书房电脑前的这块鹅卵石,是微缩版的木枋山。造物主赐予这座山的秀美与葱郁、峭拔与神秘,在这块石头上得到了生动显现。我将整座山的风光带回书房,也将对木枋山的景仰、共情三苏当年未尽登山的遗憾一同收藏。石头日日伴我伏案,那些山盛景、千年传奇,时时在心头萦绕……



记 忆

我的电影情缘

□徐 新

说起看电影,最难忘的是我的童年观影往事。20世纪70年代,大众文化娱乐方式十分匮乏,露天电影是当时最主流、最受欢迎的文娱方式。一场露天电影带来的欢愉,总能萦绕心头许久,影片内容也成了我们上下学路上伙伴们热议的话题。

那时,每村大队时隔一两个月便组织放映一次电影,地点一般在小学的操场上,村民小队队长会提前通知大家。每每听到晚上放电影的消息,小伙伴们就跟过节似的高兴,即便白天在课堂上也心神不宁,期盼着早早放学,满心的欢喜如同春草般肆意生长。

下午放学,我总会背着书包急急忙忙往家赶。若是晚饭尚未做好,便随手揣上几块干粮,拎上小板凳匆匆出门,全然不顾家人“吃完饭再去”的叮嘱,只为抢占一个好位置。偶尔有小伙伴们为了座位闹些小别扭、伤了和气,可每当电影开场,所有的小矛盾便瞬间烟消云散。

本村放映机会少,我们就打听邻村什么时候放电影,得到确切消息后,便缠着大人陪着一起去,大人实在没空,就和伙伴们结伴而去。看完电影回家已是深夜,我们扶着肚子、饿着肚子走回家,却始终乐此不疲、初心不改。冬天无惧寒风凛冽,夏天不怕酷暑和蚊虫叮咬。至今,《渡江侦察记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桥》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等中外战争片,我依旧耳熟能详,如数家珍。

在文化生活极其贫瘠的岁月里,露天电影是乡村最亮眼的文化风景,为我们带来欢乐、普及新知,更在我们心底种下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,镇政府将一个闲置礼堂改造成了电影院,正常对外营业,乡村露天电影也随之减少。镇上广播站会提前播报影院放映片名,每当听到“彩色宽银幕战争片”的字样,我们总会心生向往。可镇上影院路途较远,加之大人常年忙碌,进城观影的机会十分难得。记忆里的乡镇影院条件十分简陋,场内摆放着老旧的翻转木椅,不少座椅早已破损。冬日窗缝透风、寒意刺骨,夏日闷热难耐、蚊虫萦绕。

20世纪90年代,我从师范毕业,彼时

常常借着观影的机会相亲恋爱。经人介绍结识相亲对象后,急需一处轻松适宜的交流场所。当年乡镇没有咖啡屋、休闲茶座等,影院便成了年轻人相处交流的绝佳场所。邻近乡镇的影院环境相对更好,阶梯式排布的座位、舒适的靠背沙发、宽敞通透的过道,观影体验更佳。我总会提前备好话梅、瓜子,一边观影,一边找寻机会闲谈交流。数次相处虽有波折,我却始终真诚以待,最终顺利觅得良缘、成家立业。

成家育儿后,我常年忙于工作,居家之余还要操持家务、辅导孩子学业。加之家中购置了彩电,电影频道滚动播放各类经典影片,我便渐渐没了外出观影的兴致。此后电视机迭代更新,超平、纯平、背投、液晶、等离子……屏幕愈发宽大、机身愈发轻便、画质愈发清晰。我一度觉得,躺在床上观影,远比影院更加舒适惬意。久而久之,我对影院的发展变迁全然陌生,真如桃花源中人,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。

儿子上大学后,夫妻俩也就闲了,偶尔妻子提议去看一场电影,重温当年的感觉,我常推辞,妻子埋怨我“是一个没情趣的人”。今年五一儿子回家,母子俩便是拉着我进了电影院,让我亲身感受全新的观影体验,儿子还带着调侃的语气对我说:“比你老生常谈的世界上最大的电影院——露天电影院要好多了。”

此番观影,的确让我大开眼界、耳目一新。如今的影院环境整洁雅致,座椅舒适考究,视听效果极具冲击力,银幕画面的恢宏质感,是电视屏幕远远无法比拟的。第一次佩戴眼镜观看3D电影,体验格外新奇独特。立体画面层层铺展、虚实交融,景物扑面而来、触手可及,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让人身临其境。

回望岁月,影院设施持续升级,电影制作与放映技术不断革新,行业实现了跨越式的质变发展。如今,影院观影已然成为大众时尚,解压的休闲方式,是一种愈发惬意的生活享受。伴着时代飞速发展的脚步,童年的露天观影记忆虽日渐悠远,可那座没有围墙的乡村影院,永远定格在我的岁月深处,温暖绵长。